

古文辭類纂

四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舍序○○○

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箠，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尙何糶糶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

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滅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與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機應於心故物不膠於心不挫于氣故神完守固韓公此言本自狀

所得于文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半鐘萬物之體而物皆爲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之情而事循其天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斥解外膠泊然淡然者也以是爲道其道淺矣以是爲技其術粗矣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窮憂悲愉佚怨恨思

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南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螭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螭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

踰。關。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惟。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于。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于。初。

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于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榮寵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縱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海峯先生云馳驟跌宕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

靈場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鄉地刺

主人以靈揮鄉註以猶與也又見召南詩箋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子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

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灌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過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窺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牲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遺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醫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八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孺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風無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徃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尙書鄭公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尙書家屬百人無數敵之宅儲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殿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

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甯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

使。畢。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絨。首。韓。袴。握。刀。在。左。右。雜。佩。

朱子考異云方從杭本刀下有在字而說連下文左字爲何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

矣不應握刀在左亦不應惟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杭本誤也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蓋按此當從杭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刀之稱若不連在左二字則與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有而左無無害弓矢亦在右右雜佩弓鞬服矢插房九字相連送鄭尙書序左握刀右屬弓矢文正與此同

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雖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書子方

之爲人苟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子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瑱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瑱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操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甯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饒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

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誦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兔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

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謨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于妻子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詔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遺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意含滑稽而文特嫵姚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耳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鄉

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際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瘵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于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韓退之送水陸

韓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

撰字見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二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

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謂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甯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譏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誅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願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二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遺者皆爲詩無最故故又爲序也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
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
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
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
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
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黜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
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
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按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唯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
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
訓好古義施于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于祭酒分教東都生
也事相公於東大學今爲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子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于前後聽教誨于左右可
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
生始進士獲重語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甯朝夕侍側東都士大
夫不得見其面于其行日公司吏與畱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饒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
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塞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贈序類二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喜怒哀樂動人深心而純古澹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甯親萬州序。

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

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歎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則異而爲死則同一歸于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于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無所不獲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見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颺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畏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特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

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于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鄴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于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于戰國蕩而不返然後山淵齊秦堅白同異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于聖人而然也榮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己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清明輔以疆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于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以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于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勸其成焉

會子固送周屯田序○伯父云仁宗時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請致仕者司馬池賈昌朝包拯吳奎皆相繼被劾劫周君想亦迫進而退非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固文殆爲釋譴文內鄉射字疑訛或易作大射或作天子養以燕饗食飲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行葦之詩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者鄭氏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爲賓者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間矣茅顯甫云議論似屬典刑而文章烟波飄颻不足讀昌黎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以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鞞鞠躡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岸序于朝廷時節之賜與摛紳之禮于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